



再刺
改正

淮南鴻烈解 六

□13
3488
6



門 13
號 3488
卷 6

昭 41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 贈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今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枝枝音實爲義者布

不若太上之道
故曰衰世之造
未造非

改正淮南鴻烈解

卷十一

枝

字與附會以成之亦作構極六年宣姜與字相構急子

正見禮義興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漢書東方朔傳兵木無刃服度曰兵器如木而無刃不為治兵器也

頌與鈍通

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
 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
 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
 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
 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
 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刀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
 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
 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
 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

禮義之後此

楚關箴也舊刊注中交龍旂作龍旗一作交龍旂今從之同掘作握今改之

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

字彙跳也漢段會宗傳注應劭曰跳隻也不偶也唯聖人知其化注者何人

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躄之邪故有大路龍
 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交龍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
 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掘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絢羅
 紉弱絢細布也羅紉縠素也必有菅屨跣此跣短褐不完者菅蒙也
 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鶉也水蠶為蠶予慈青蛉也音務皆
 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
 麋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
 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

聖人見微之著
仁義禮義二形
聖人必知其弊

子進先生曰按字書
橙拯拊同

且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

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

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糟紂為長夜之飲積

音暑音暑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

炮音暑子路橙蒸溺而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孔子曰魯

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

於他國者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

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

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

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仇行以

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

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

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龜鼉之所便也

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

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

多辟言總發上
義

便於彼則不便
於此物理皆然

各取其所適
宜而已治道亦
然

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
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
載日月之所照誤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
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
齒筐不可以持屋簷也小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
速鋤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
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
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

相反可以為用

蜃黑蜃神蛇也潛於神淵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

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
賤也夫玉璞不賤厚角矯矯不賤薄角矯刀劍羽漆

不賤黑粉不賤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
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

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

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

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

窮疑字

上文說開此纜
說治道

正谷適其宜也

舊刊陂作阪許本作陂

狙一作貉

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陂耕田得以所畜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狝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狙得埴防弗去而緣狙狙豚也埴水埴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

亂之與治相反為是

子進先生曰以物二字恐衍或物下有脫語治物者不以物以睦八字一句下六句準此而下以道二字為總

此見廷處道德率性之意

於君於欲於性三於一作必

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
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
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
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
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
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
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
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也堞塼也堞氏棘翟嬰

兒生皆同聲卷東戎也南夷隸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

騏象狄騏譯也象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

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

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

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

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

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

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

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見以皆移於所習皆由於上化

通雅云縑今之生系縑也

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義飾而純樸散有以也純樸作浮縑非唯聖人不失其性

舊刊有以作以有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聲

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

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

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

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

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

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

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

物乃可正若璽之印璽印也填填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傾

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

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

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

淫於采邑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

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

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

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

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

亦失性也

舊刊激作擊測作既今據治要正之

虛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春臺先生曰適讀為歆

舊刊託作記非憤從手尋省火誤

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

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燭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

其下舊本脫於

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舊刊刻上脫越人殺牲上脫中國

髻則作髮說文髻前女垂髮貌楚辭招魂盛鬋前不制法髻前髻也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

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其於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

人彈骨越人嚼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

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誼越人刻臂出血中國殺牲軟血相與為信三苗髻

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鬋其於服一也三苗

在彭蠡洞庭之野鬻以泉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鬻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

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

切躋躋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

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

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

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

親近來遠越王句踐斲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

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給笏佩玉也長三尺扞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

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

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箕

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

裾衰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

考王記玉人大圭長三寸持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法王所搢大圭也終葵椎也扞棚也

各因其俗不失其宜皆可以治

也粗布 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

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 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

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

徒僕之國徒僕不衣也 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

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

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

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

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絰之

字典併披耕切恍惚也

舊刊所下脫不字

古之禮樂簡易如是異於今遠矣

呂覽節喪篇鱗施法施王於死者之伴如魚鱗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服五絰謂三年 三月九 悲哀抱於情葬蕕稱於養不強

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不能已度量不失於適

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蹠

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 以為曠日煩民而無

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

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

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

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王田也綸祭也束縛也 追送死

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蕕足

此正後世之禮義

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嶷山不市井之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之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

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

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

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葬牆

置翬翬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

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

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粟

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葬樹柏其

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尚赤尚赤也禮樂

此列聖因時順俗適宜須體處

舊刊瑟作琴
當作瑟

明王作明主一作
玉

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踈之恩上下之倫今
握一君之法藉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
故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
從典墳居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
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
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
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
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

前所謂見此
復申之

舊刊裁作財一
作裁

春臺先生曰失讀
為失

私樂之不若道
德此而明明說
出

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
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
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
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
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
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義表其
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
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
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藉

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

過以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衻衻

衻純服衻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

則壞土草剗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

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于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

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

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

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

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于戚而笑

鏹挿鏹所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

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

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

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

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

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

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

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

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

聖人因時勢而為禮義又言之

舊州時上脫鳥之二字

禮義不過帝王之法藉粗迹豈可擬哉反覆辯論不出此意

誦一作松

不務道德而襲其文章制度何以異

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為仙人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土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

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撲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

舊刊水仙作求仙誤

彼皆有道存況
治天下乎

今作而非

奏趣同

人趙簡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所所
 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
 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
 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
 牛之體伐梗柶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之分也或為棺擲或
 為柱梁披斷撥棹披解也撥柶理也棹順也棹音遂所用萬方然一
 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
 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
 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

帝王之治不同
而得於道則一
因革不計也

刑一作形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
 之所以為治故剖几剗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
 制木鑪橐埴坊設也鑪橐埴皆治具也坊土刑也非巧治不能以治
 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磨刀
 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鈞繩者
 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樂師文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

鐵與機司

舊刊手心作乎心
當作手心乎字形
似而共誤

愈恐喻

道德非粗迹亦
猶此類

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開陰閉眩錯連鐵發

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

手心乎象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

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

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

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

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

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

深靜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

舊刊求是作求是
去忤作去非並誤

天下或有是禮
義而非道德者

夫一當作夫真

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

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

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

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

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

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

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

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

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據治要不知三字

夫一音并大具

宮疑當作中音之誤

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

曰勿數撓也裕饒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

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平公衣

社中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

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韓子聞之曰韓子韓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

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客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賤

客出宓子曰子所見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

牽也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

舊刊子非側

舊刊宓作宓當

作宓返當作宓

治要宓皆作宓

子下有所見

八見與自見不同

字典正字通挖作疣秃音塔

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

淺而言深是忌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

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

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疣蓋秃而血流

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

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

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

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

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

所貴乎虛者貴此

舊刊雨汗作雨也從呂覽正之

不能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汗无之而不濡常欲在

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

者性自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

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

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

僻僻小邪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

譴之見風也覩侯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侯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

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

矣無為以待有為免免世難也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

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舊刊安作一本作安

注中者字當置脛字下

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

農工商鄉別別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

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

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

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跣長脛以蹋挿者使強脊者使

之負土春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偃者使之塗偏人

塗地因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

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

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

舊注注中君作民非

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君不以已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
 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
 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
 閉剗刷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長
 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
 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
得合為一物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
離而為一也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
 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

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常至人不務

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
 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
 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
之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
 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馱馱飛兔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驥馱良馬飛兔其子馱兎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
 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嫁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
 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
 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日也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

舊注嫁作家一作嫁所上脫其字全補之

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也

魚古文觸字

道德與禮義之實若日月室宅之居

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于免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獸窮則卑。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越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越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

聖人盡道於已而聽之於時

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搃笏杖屨以臨朝。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

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王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馱馱馱馱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

以死節為戇壯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必行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

舊刊必行倒

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
 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
 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孟諸
 仕為梁相視車百乘莊子名周志尚未足孟諸宋澤
 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
 不足故弄餘魚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鯁胡汗鯁鯁
 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鯁鮪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瞻
 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瞻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懸衰而意不慊林
 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
 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

聖人治天下不
 有窮猶是非之
 迹得中而已

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
 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
 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
 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
 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故
 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
 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
 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為禮者相矜以僞
 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以下皆論上之
 為治下之民俗
 反覆言之
 舊刊完下脫而字
 今據許本補之
 舊刊遽作逐調
 作誠今從治要

舊刊統序作積

作訣今從許本

改之

舊刊音滯之替

寶調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侷辯久替而不決無
 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
 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
 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
 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
 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織不力無以揜形有餘
 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
 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
 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

舊刊力作強裕作溢從治要正之

亂世者如此

子迪先生曰暮恐是來

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
 淳澆薄也厚也析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
 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
 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
 梁荆吳芬馨以噍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噍貪求也鐘鼓管簫
 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
 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
 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

治要論作偷

舊刊為作偽非苟一為字據治要補之

由立有猶治要作是由夫上有且珠作文工共作功今從之

一作農事廢業飢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

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
 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紮解紮裘敗解也短褐
 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灸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
 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
 技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為苟得
 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女功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
 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

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於治

舊刊者先作先升志作志行作人水上脫火字今從治要改之

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治之

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
 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
 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
 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
 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
 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行不能解也游者不能
 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扣門求火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

舊刊刊作法
此乃自然之勢
上宜即而合之

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
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生子殺劉氏持政獨夫收
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
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刑弗能禁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終

舊刊刊作法
此乃自然之勢
上宜即而合之
入水之類文字
此乃自然之勢
舊刊刊作法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此篇大段以弱
為強以柔為剛
以晦約明不飾于
外而求之內不必
勝人而能及也以
淵嘿為道而天
下服之為應
春臺先生言數猶
術也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
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
道無為有形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
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
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

又問於無始曰無始味始有之氣也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窺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

吾上脫此字今補之

以前是冒後歷舉其事証以老言至終篇皆不出剛柔強弱晦明等意

呂覽何如作美若

舊刊繩作敏誤

舊刊胡為作何為今從呂子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白公怨而欲復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繩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呂子爭作求逐作爭也上者者

死於浴室呂氏作法室司寇府也

此是一証全要收歛深藏之意

呂覽淫辭篇先生共作民人

治要上翟煎下復有翟煎呂子同

呂覽此舉以下作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八者也

言也不以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

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

也故死於浴室楚教自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

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

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

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

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

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

舊川在作有治要作石

此見法術不必用

呂子為作得

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

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

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

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

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

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

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

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荆國不

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石乙入曰石乙白公

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

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

外高自方城之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

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

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臬之愛其子也臬子長食

其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無郵賤今以為

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郵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

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柔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

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

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為大敗知

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溺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

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

即和光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

舊刊注飲下脫器字

道不可以外求

通雅卷四 雙言夷
之言因於鴟夷謂
踞而熟視也按夷
者踞也鴟夷為靈
名亦謂踞地之狀
夷踞謂與地等
夷也
舊刊不知作知不
直實知莊子作直
其實知
持盈故能勝

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貌不言貌破
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
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
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尤人
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
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
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

王作玉治要列子
同

聲言苦頂反又音
齧見莊子徐無
鬼音注
舊刊或作又老子
作或
蓋作孟曰順說
篇作蓋功作力

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
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
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勁拘國門之關拘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拘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
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
或弗盈也惠盎見宋康王蹠足警警效咳疾言曰寡
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

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
 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
 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
 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
 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盎對

舊刊志得意呂子作志

剛強所不用

呂覽四上有屠字

據本賢上加此字

舊刊功下之焉字一作者從之
已無為而無字不為道也

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
 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主無以應
 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
 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
 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
 臣其七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大堯舜武王於
 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蓋乘人

舊刊勝下脫人字

巨作類誤野音巨
驢音虛

注中驢作虛非

不能作下誤

舊刊王術作主術
厚字及一本作玉

之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
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蹇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
兔後足長

故謂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蚤蚤駉巨驢虛取甘草以

與之蚤蚤駉驢前足長後足短蹇有患害蚤蚤駉驢

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

千鈞又况一片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
君周赫對曰

哀分為西東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舊刊車作輿老子
作車

綴此節道當為
可繼也意

家語致思篇受
教順作教導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
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
數車無車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
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
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
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
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
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

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

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

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

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

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到

以自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戚欲干

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以

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

車爇火甚盛爇火也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

舊州威作越字作威

舊州反作及從呂子正之

舊州固作故字作固

此用之道有國家者所當知也

冠法當下脫知字今據子迪先生之說補之呂覽合作全舊刊權作權

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

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

人問之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

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

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

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全也權而用

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

人下脫臣今補之

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
 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
 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
 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
 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臣奚以
 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
 下有周地因以為天
 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

舊刊則乃皆作焉一竹則乃王注老子則乃並作若寄作託託作寄

三進先生按中山二字恐係呂覽亦然舊刊自勝下脫詹字重傷下脫重傷二字

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
 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
 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
 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
 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
 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
 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

自天王至此皆反道于身意

舊刊在作佳非

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推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之精也。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

舊刊讀下書字行諸本無

舊刊焉在側

舊刊然作他試作誠考工記可考

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若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

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說死却作逐

書亦粗也

藏書書所載知者固藏胸懷也

庶幾知自保之道

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
 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
 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陰者也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
 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
 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

疏徒跳也

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跳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

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

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

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

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

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

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

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

耳

注與左傳異事捕魚見呂子不能篇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明說也

鉦又作金

耳受其餒而反其壁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
 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
 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
 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
 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
 牟入齊中牟自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
 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鉦而退之軍法鼓以進鉦以退之軍

此段議論大都勤輪者相似

舊列共作供纏作纏春甚先生曰當

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
 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
 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
 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
 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
 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其作若亡其髮鬚不及也其一若此
 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
 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

作共子通先生曰當作纒

舊刊牝牡倒謂作問列子作謂

舊刊至下脫於字內上脫其字

於道也亦然故知之難行之益難

采新者九方堙堙纒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
 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
 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
 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之所
 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
 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
 無數者也若埋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
 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

衰初危反

舊刊繼作綏說苑作繼

舊刊末作本今改之

馬至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
 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
 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
 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
 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
 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
 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未也今子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未逆之至也末者謂且子

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魯將子用

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待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宜

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

戾入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吳起惕然曰

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

子不若敦處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而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

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

刑一作形刑法也

舊刑處作愛說
死作處

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

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

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

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

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禍且當君雖然可移

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

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

舊刑王作子迪
先生曰志王親

兵起之禍宋景
之福也可知矣
應可知矣

舊刊果作東非

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
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
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
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
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
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延年二十
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
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

即前取人不實
備意

舊刊裂裂作列比
作此春基先生曰
當作列衣當作此

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
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
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
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
而航在一汜汜水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
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
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將軍發楚宣王之
也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
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

即前能處勝持盈意

舊刊曰作以二作

期下脫期字可上脫不字

愈進愈深

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與大夫期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公原叛伐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不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賜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

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

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

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

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

舊刊無作當作無

嗜其謙下故能自保

舊刊冠注嗜作謙

莊子知北遊下鈞作豪

道以次而後用特一作持不用無又一本特不作持無

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
 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
 司馬捶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捶鍛銀擊也鈞鈞鈞也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
 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
 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
 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
 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

舊刊代作伐一作代今從之

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
 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
 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
 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
 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
 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玄玉百珏二玉為一珏也大貝
 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
 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

舊刊珏作玉注同當作珏字與珏音覺說文玉相合為一珏徐鍇曰雙玉百珏集韻或作

文王能保身于無道之時在聖人自無死地非老氏之說也

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禁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

莊子胠篋云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云仁智句易地

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下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之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

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

舊刊脫日字
聖心正元
其意室中

舊刊楚軍作楚君恐軍誤

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對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於無為也入於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下坐自忘其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也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

今於者其室六至
今於者其室六至
今於者其室六至

舊刊鈍作銳
今從春臺先生
之說正之

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
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
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糧
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
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
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
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

秦穆始不知道
終而能悔悟故
見稱于書

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
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昔吾先君與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
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
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
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
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
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
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

國策十作七

道不可使入窺治夢意欲作嗜欲

兼山先生曰淚注讀為屎味

佛誤同

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

外則為入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

乎太陰入乎玄闕大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

山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豐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

乎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蚌楚人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蚌海目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

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

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

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齧拳然而笑曰嘻子

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言日月而載列星言

陰之地向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

地猶突奧也言我所游不可為不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突奧奧室中也若我

南游乎罔良浪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

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

視焉無矚屬此其外猶有汰大汰之汜汰四海子天之際水流

聲也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之外也吾猶未能之

收正淮南子卷之解

卷之十一

三

齧然笑而見齒

子迪先生曰不可

恐行或有脫語

作宜真非

先作光

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

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

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駕止其所杯坏治楚人謂恨不治得為杯治也惇然若有喪也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如也終日行不離咫尺

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知

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菌也生

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蟪蛄不知春秋蟪蛄也此言明

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

治亶季作密呂子作必

舊刊見下無夜漁者三字呂子治要必有

魚讀為漁

所尚亦有不同

舊刊誠作誠形作刑今從治要改之

罔兩光耀之說李莊子萬言劉淮南又引以証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夢

舊刊月之誤在月本

純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

也漁者對曰密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盈俎也所

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密子之

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密子何以至

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

密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

也神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

舊刊昭作焯一作昭

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本受謝昭昭之光輝燭四海
 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
 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
 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輝問於無有光輝可見
 也虛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生於無形何以能
 也無有弗應也光輝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
 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
 不可極也光輝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

子迪先生曰按搏與捕同取也道者在形影之外故知之貴忘其外而入其內

舊刊矣下脫亂字

朴于四世難

漏理也一作漏補

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
 立倒杖策針上貫頤之策馬挫端有針以刺馬謂血
 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自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
 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
 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
 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

關作門非

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

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席反覆

駟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

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抱浮弛弓絕絃去舍

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

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

閉者無門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臥

作于四世誤

周秦之修短其知在遠近大小歟

臥作堅非

對入誤又若

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

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

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

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

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

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佺非得

寶劍於干襄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

呂見石分篇隊

隊吳地
舊川夾作俠
子作也

此亦寓言也
道者亦若此類
有不得者乎

按人恐又誤

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蒲二千五百斤蛟未為
也之王飲非謂柅船者曰也柅擢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
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
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
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
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

舊刊之意作心
志又作有從呂子
正之

呂覽作楚王說
之與將軍之節
如秦至因見惠
王生口人曰

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
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
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意而又不能成衡
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
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
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之要
也門之要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
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
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

執一而不通者不能知道

子進先生曰按前日周年後曰三年必有一誤一本注整作揮二不字無

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不掩猶不整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

明察炫于外道所不貴晏子得之

此事又見晏子春秋有異同注房衍

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

舊刊乎作子誤

忠孝之名亦不
得已而有之道則
無事于此而相忘
其忠孝耳

太上之死往見太上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
 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而不刺魏
 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
 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
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
 進之蹇重文侯臣
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罰也
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
 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
 臣夫豫讓於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
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
 受觴而飲酌不讓酌盞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
 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

荀子注皆與右同
舊刊予作乎一
作予

故詩捐作益而
損之而未則作抑
而損益又說施損
而損之云依按捐
當作挹字似誤而
抑當作挹音近誤
君山公翁云

此其本旨

舊刊保作服老子
作保

之廟桓公
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
坐在孔子曰善哉予得
 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
卮中也
 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
 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
 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
 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
 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

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瞽，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文者，鷲解其劍，而帶之芴，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

帝王之道，恐不如比。

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畢

